

未经删节
唯一全本

知春

十石堂

下部

梁晓声

著

 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知青

下部

梁晓声

著

 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知青(下部)/梁晓声著.——青岛:青岛出版社,2012.5
ISBN 978-7-5436-8392-1

I. ①知… II. ①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89593号

书 名 知青(下部)
著 者 梁晓声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-85814750(兼传真) 68068026
责任编辑 常 红
特约编辑 李九红
编辑助理 刘 迅
装帧设计 青岛出版设计中心·乔 峰
照 排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
印 刷 青岛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出版日期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2次印刷
开 本 16开(710mm×1000mm)
印 张 32.75
字 数 501千
书 号 ISBN 978-7-5436-8392-1
定 价 38.00元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:4006532017 0532-68068670

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,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。

电话:0532-68068629

人性先天具有的弱点和缺点，
倘无道德约束，膨胀而且变质，
那么谁都别想在人世间活得好些。

道德乃是为了使绝大多数人都活得好些的社会法则。

归根结底，人类的进步是人性的进步，

人生的提升是人格的提升。

“文革”既反人性也反人格，因而是人类社会的“反动运动”。

目录

第 18 章 / 1

周萍端一杯水回到桌旁坐下,也歉意地:“伯母,别把我当客人。在家里的时候,早饭前我也习惯于喝一杯白开水。”

赵天亮:“那,就只有你喝你的白开水,我们喝我们的豆浆喽!”他端起碗,喝水似的,咕嘟有声地一饮而尽。

周萍看着他,脸色忽然一变,赶紧双手捂嘴跑入卫生间。卫生间传出她的呕吐声。

赵天亮赶紧放下碗,跑到卫生间门口,轻抚她的后背:“怎么了?”

周萍却将他推开,把卫生间的门从里面反锁上。

赵天亮隔门焦急地问:“周萍,没事儿吧?”

周萍背靠着门,喘息地:“没事儿……真对不起……”话还没说完,又一阵呕吐感袭来,她急忙向着马桶弯下腰去。

第 19 章 / 20

赵曙光慢慢地卷好一支烟,叼在嘴上,凑烛火吸着:“大家都知道的,咱们坡底村集体的账上,存着一千五百几十元钱。那是咱村男人们两年前去山西挖煤挣来的,也是女人们和知青们这两年偷偷摸摸搞各种副业挣来的,是血汗钱。为什么一直不动这笔血汗钱呢?是为了再多积攒一些,好给咱村打出一口井来。现在看,并是肯定又打不成了。既然如此,我想,大家挣来的血汗钱,那还莫如再分到大家手里!这两年,我作为一名北京来插队的知青,亲眼看到了大家平时过的日子有多么穷苦。我希望看到今年的春节,大家能用自己挣的血汗钱,过得像点儿样子。简单说,咱们今天开一次民主大会,真正大家伙自己说了算的大会,少数服从多数的大会。那么,同意把钱分了的,请举起手来!”

大伙闻听,都高高地举起了手。

第 20 章 / 38

春梅一脸严肃：“你俩偷偷亲嘴的时候，我也不是没发现过。你俩都是我喜欢的人，我喜欢看见你俩亲嘴，就是你们城里人说的‘吻’……‘吻’好美，看了让春梅心里好感动……你们知道，我不是坏心思的女孩子，只不过我心里特别想要看到美的、感动我的事。你们就当着我的面，再好好美一次，再让我好好感动一次吧！”

赵曙光一下子将冯晓兰拥入自己的怀抱，一只手揽住她腰，另一只手臂斜抱她肩，俯下头深深地吻她。

陡然，他们的深吻被春梅的哭声打断了。冯晓兰离开赵曙光怀抱，走到双手掩面而泣的春梅跟前。

春梅扑进冯晓兰的怀里，哭着说：“晓兰姐姐，以后谁来爱我呢？谁会像……曙光哥哥爱你……那么爱我呢？”

冯晓兰情不自禁地抱住了春梅。

第 21 章 / 57

赵天亮：“你小子诬蔑我父亲，我今天非揍你不可！”

他起身向对方冲过去。

对方吓得往牛副主任身后躲。牛副主任对来势汹汹的赵天亮同样害怕。

两名民兵上前阻挡赵天亮。

武红兵往一旁推那两名民兵，吼：“他妈的你们拿枪的滚一边去，别走火！”

赵天亮已揪住那名北京知青，按倒便揍。

赵曙光和马平阳拉扯他。

赵曙光：“天亮，你给我住手！”

局面一片混乱。

“啪！”一支枪走火了。

第 22 章 / 78

春梅：“你明天一走，不知哪年哪月咱俩才能再见到。那时，我肯定已经是别人家的媳妇了。肯定也当娘了。也许你看到我的时候，我怀里抱着一个孩子，身边还有个孩子扯着我的衣襟。你再看到的我，肯定和现在不一样了。我们农村的女人，只要一结婚，一有了孩子，一年年老得快着呢。趁我还没变老，亲我一下吧！”

她脸上淌下泪来。

赵天亮：“春梅，我不能……”

春梅：“你现在不亲我一下，我就一辈子也没机会让你亲我了！我想让你亲我一下，那

我就可以一辈子记住，一辈子在心里感觉着。等我成了别人的媳妇，就不行了。那就是……伤风败俗了……”

第 23 章 / 100

忽然，魏明放在冰窟窿旁的桦树枝被拖动了。那苏联人首先发现，用俄语大叫：“快！快！”

魏明抓起桦树枝一挑，断了。他后退几步，跌坐于地上。

连着线的一小截桦树枝被拖向冰窟窿，眼看就要被拖下水去。

一只穿靴子的脚踩住了那一小截桦树枝。苏联人越过了魏明在冰面上画出的界限。他紧接着抓起那一小截桦树枝，迅速地将线绕在自己胳膊上。

魏明爬起，直接拽钓线。幸而他戴着棉手套，那倒也不费太大的力气。

一条大鱼被从冰窟窿里拖上来了。

第 24 章 / 120

赵天亮：“我们除了吻过，并没有……我的意思是，我们之间没发生过那种事儿，对不？”

周萍点头。

赵天亮：“那你还不该说清楚吗？我把他们都请出去了……相信我，只要那原因是应该原谅的，我保证原谅你。”

周萍：“你到底让我说什么事呀！”

赵天亮：“齐勇说，你怀孕了，都三个多月了！”

周萍叫起来：“他胡说！这家伙坏死了，你怎么能信他的？他一路都在琢磨着怎么拿你开心！”

赵天亮的目光落在了周萍腹部：“那你这儿，又怎么解释呢？”

周萍低头看看自己腹部，笑了：“这里有个小生命。”

第 25 章 / 140

插有苏联国旗的一艘大许多的巡逻艇快速开来，绕着双方的船转一圈，又转一圈，接着将我方小艇夹在中间。

赵天亮拎着一把斧头跃到了对方的小渔船上，挥斧一下下猛砍着什么。四个苏联女人躲闪着。

黄伟放下望远镜，大惊失色地说：“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天亮和那边动斧头了！”

沈力和杨一凡一听，拔腿就往江边跑。黄伟也赶紧从瞭望台上下来，没踩稳，摔在地上。他挣扎着爬起来，一瘸一拐地往江边跑去。

第 26 章 / 157

齐勇也走到“乌云”跟前，十指相扣，以双手为镫，恭敬地说道：“牧羊女，请上马。”

孙曼玲反而胆怯了，她犹豫地看着齐勇。

齐勇：“有我在，不必怕！”

孙曼玲不再犹豫，踏齐勇双手，一纵身跨上了马背，那跨姿倒也称得上敏捷。齐勇也紧接着纵身跨上了马背。

“驾！”

齐勇双手一抖缰，“乌云”奔驰起来。

齐勇和孙曼玲骑着“乌云”的身影在蓝天与碧草间飞快向前。马蹄踏过浅河，“乌云”向一片树林奔去。在秋日阳光的照耀下，树林金灿灿的叶子闪烁不止。

第 27 章 / 175

悬崖边上，体型小些的狍子向体型大些的狍子走去，横站在体型大些的狍子身前。显然，它是准备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射来的子弹，保护体型大些的狍子。

它们就那样一动不动，凝视着一步步逼近的猎人。前边是悬崖，后边是一心要射杀它们的猎人，它们已无生路。它们一动不动，是那么的镇定，仿佛不失尊严地听天由命了。

第 28 章 / 191

魏明将放着两个黏豆包的小盘推向周萍：“这两个是你的。”

周萍：“我不饿，我这份儿给我班长的弟弟了。”

魏明一时没反应过来，问：“你班长的弟弟？”

“小地包”已走到门口，他反应快速地：“是我！是我！”他冲回到桌旁，左右开弓，一手一个，抓起赵天亮碗里的两个黏豆包，在白糖里滚了又滚，同时塞入口中。

大家看得目瞪口呆。

“小地包”咽下豆包，对周萍笑道：“我都忘了我老姐曾经是你班长，那也不必拐弯抹角的啊，干脆说你那份让给我吃多明白啊！”

第 29 章 / 209

她一甩袖子，将藏在身后的画甩了出来，展开在大家面前——那正是沈力丢失的那张裸体画。

一阵哗然之后，紧接着是一阵死寂。

三连指导员问沈力：“真是……你画的？”

沈力呆如木鸡，一声不吭。

吴敏：“并且，他画的还是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人，一个上海资本家的小姐！我们七连坐在这里的四个人，都认识画上的她！”

一名知青突然站起来，一拍桌子：“咱们不考了！和这样的人一起考是我们的羞耻！”

一名女知青也站了起来，指着沈力大叫一声：“流氓！”

沈力离开座位，冲到吴敏跟前，夺去她手里那幅画。另一名男知青也跟着站了起来，指着沈力大叫：“揍他！”

一些男知青冲向沈力，对他拳脚相加。沈力被打得抱头蹲了下去。

第 30 章 / 227

孙曼玲被叫得一愣，吴敏趁机打了她两下，将她推倒在地。孙曼玲从地上爬起来，再次扑向吴敏。吴敏知道自己不是她的对手，便赶紧躲到方婉之身后。

余怒未消的孙曼玲抓住吴敏行李箱的箱盖，将那箱子拖到地上，箱子里的衣服散落了一地。孙曼玲发泄地将衣物踢得东一件西一件。

吴敏想上去抢救自己的衣服，又害怕挨打，只得躲在方婉之身后大喊：“泼妇！”

孙曼玲双手叉腰：“吴敏，你不是什么狗屁革命干部的女儿吗？我也是根红苗正的‘红五类’！从今天起，我还就和你势不两立了，看谁最终斗得过谁！”

第 31 章 / 246

杨一凡脚下一绊，坐倒在地。沈力上前一步，捅火钎子的尖端直指杨一凡颈窝。杨一凡惊恐地瞪着沈力说不出话。沈力指着杨一凡说道：“你说，这捅火钎子，能取人性命吗？”

杨一凡点头，小声道：“能”。

沈力脸上显出一点得意的神色：“怕不怕？”

“怕。”

“怕你还非跟着我！”

“对。怕也非跟着你不可。反正今天夜里我豁出去了，你走哪儿，我跟哪儿。你就是走向地狱，我也跟向地狱。”

第 32 章 / 265

“小黄浦”变得像野兽一般凶猛，两名歹徒按不住他。口中叼着刀那名歹徒拿刀在手，狠狠一刀朝“小黄浦”扎下去。“小黄浦”机灵地一翻身，刀扎在另一名歹徒腿上。“小黄浦”趁机坐下，抬起脚，将那名受伤的歹徒蹬出老远。

“小黄浦”对周萍喊：“周萍快跑！”

另一名歹徒扑向“小黄浦”，又将“小黄浦”压倒。周萍从慌乱中反应过来，搂抱着书包跳下车厢，喊：“来……”

没等她喊完，留在车下那名歹徒就从后面捂住了她的嘴，同时将匕首压在她的脖子上。

第 33 章 / 283

维族汉子已将医药箱的拎带绕在长竿上，促马与车厢并驰，试图用长竿将医药箱递送到车厢里。

赵天亮一手扳着门框，向外伸出另一只手臂。

尹排长连忙阻止：“太危险了！别那样，宁肯不要了！”

赵天亮没理他的话。

倒是周萍反应够快，赶紧从自己被子底下拿出行李绳递给尹排长。尹排长迅速用行李绳将赵天亮的腰一拦，四人分别拽住了绳子两端。

维族汉子再一次促马靠近车厢，再一次用长竿递送。赵天亮终于抓住了医药箱，但也将维族汉子的长竿拽脱手了，大家都倒在车厢里，也眼见维族汉子跌下马去。

第 34 章 / 301

黄伟用力推着赵天亮：“天亮，‘小黄浦’掉车下去了！”

四个人都立刻坐了起来。赵天亮下意识地拍“小黄浦”被窝，自然并没拍出一个“小黄浦”来。

周萍吓哭了：“他会摔死吗？”

赵天亮着急地：“不摔死也得冻死！”

黄伟已迅速穿上了棉袄、棉裤，蹬上了大头鞋。

尹排长急中生智：“快，枪！开枪！也许司机能听到！”

赵天亮慌慌张张打开木箱子，取出一支枪，压上子弹夹，将车门拉开一道缝，朝外开了一枪。反作用力使他往后一坐，几乎倒下，周萍及时扶住了他。

尹排长：“再开！这关头，别舍不得子弹！”

第 35 章 / 318

赵天亮跑到了知青宿舍。但见宿舍的墙上，用白灰黑墨刷写着“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”、“文化大革命就是好”等标语。门上和窗戶上都贴着纸，纸上写着“赵曙光必须低头认罪”、“赵曙光不老实，就叫他灭亡”、“赵曙光必须老实交代问题，争取宽大处理”。

门旁站着一名陌生的持枪民兵，见赵天亮跑来，往门口一站，把枪一横，挡住赵天亮。

赵天亮吼：“你滚开！”

民兵也瞪着眼睛吼：“你滚开！”
“我是赵曙光的弟弟，我要见我哥！”
“他正反省，任何人不许见他！”

第 36 章 / 336

马婶已盘着一条腿，稳稳地坐在一只黑色大木箱的箱盖上了。她见尤主任们进来，强硬地喝问：“你们想干啥！”

尤主任冷冷哼了一声：“难怪你会前喊‘把羊子安顿好了’。现在还说不说我‘听差了’？”木箱子里发出“咩咩”声，箱盖还一拱一拱的，差点儿把马婶拱下去。

马平阳无奈地走到马婶跟前，劝道：“别胡闹了，下去吧。”

马婶无奈地望了翠花她们一眼，不再发威，满脸悲怆，默默起身走开了。

尤主任吩咐两民兵：“把羊弄出来！”

两民兵上前打开箱盖，箱中蹦出的却是马婶的老大老二两个孩子。

“上当喽！上当喽！骗你们玩的哟！”两个孩子欢呼着跑了出去。

第 37 章 / 354

齐父背着身，站在离车门口挺远的地方，刚下车的孙父犹豫地看黄父。

黄父低声说：“主动过去啊！”

孙父走到齐父背后，也低声说：“齐勇他爸……”

齐父转过了身，一把从头上扯下了帽子。

“你想让我们孙家怎么做，你们才能原谅我们孙家的孩子，只管说……”

没等孙父说完，齐父挥舞帽子抽打起孙父来，而孙父双手抱头挨着。

黄父冲车上大叫：“不好了，打起来了！”说罢，跑过去，挡在齐父和孙父中间。齐父猛地一推，将他推倒在地。

第 38 章 / 370

赵天亮家里，戴黑眼镜、缠黑纱的赵父大发脾气。他“啪”的一声将一只杯子砸在茶几上，杯子顿时碎成几块，茶几的玻璃板也裂纹四射。

赵母：“你看你，不告诉你吧，我辜负了领导的叮嘱，告诉你吧，你又这样！”一边说，一边将杯片收入纸篓，用抹布擦茶几上的茶叶和水。

赵父气得浑身颤抖：“我戴黑纱怎么了！他们凭什么到部队来调查我！”

赵母：“总理逝世两个月了，你还戴着黑纱，逢人一问，还非说是为总理戴的，传到他们

那儿，能不来部队调查吗？”

赵父：“你住口！不许你在思想上跟着他们走！”他指着赵母，手上的血滴在茶几上。

第 39 章 / 385

川沙县早市上人头攒动。买东西的人和卖东西的人，一边谈斤论价，一边东张西望，随时准备四散而逃。

周萍混在他们中间，小声地问卖主们：“有没有鸡？有没有鸡？”

被问的人皆摇头。她问了半天，终于有一个被问的人机警地反问：“真要？真要明天这时候来找我，保证给你带一只鸡来。童子鸡，为你褪好了……”

周萍摇摇头：“明天可不行。”

周萍继续向前走，有人悄悄跟上来，低声问：“想买鸡是吧？”

周萍点头。

那人警惕地向四周看了看：“跟我来。”

第 40 章 / 399

周梅、周萍和周海涛三人一口气跑到了知青宿舍前。

村长愤怒地，点指着周梅：“都是你惹出来的事！你说你把大家偷偷带你爸妈那儿去干什么呢？！宁落一屯，不落一人，这么个道理你都不懂啊！”

周梅后悔万分：“我……我们不是成心……我们当时没找到她……”

一名女知青搂抱住周梅哭了。

一名男知青哽咽着说：“发现得太晚了……大家轮番做了半天人工呼吸……”

周梅推开搂着自己哭的女知青，表情僵愣地走入知青宿舍。

宿舍里传出周梅悲痛的哭声：“晓楠，晓楠，你怎么这样啊！我没告诉你也不是成心的啊，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啊！晓楠，你这不是惩罚我嘛！”

第 41 章 / 418

夜幕中的马棚传出马匹的嘶叫声。

齐勇操起门旁的一把叉子，冲进马棚。一只狼朝他扑来，他向旁边一闪，躲过了那一扑。他见狼已落地，大叫一声，一叉子叉下去。他一转身，见几只狼正在进攻老白马，而老白马已躺到地上。“乌云”惊恐地嘶叫，企图挣开缰绳。

齐勇举叉在手中，大叫着向群狼冲过去……

外面，紧急集合号声响起，人们从四面八方跑向马棚。

第 42 章 / 437

牛主任一拍桌子：“胡说！这时候迁村，那你们不抢收了？！”

赵曙光冷冷地：“人的生命比粮食宝贵，比土地也宝贵。”

牛主任：“赵曙光！你别以为你是老高三，读了点书，就有什么了不起！更别在这儿贩卖你那套资产阶级人道主义！大学生、教授，那也得服从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！人死了，人还可以生出人来！哪种人能生出粮食？俺？哪种人又能生出土地？俺？”

赵曙光站起来，走到牛主任对面，瞪着牛主任，突然抓起话筒砸他：“去你妈的！王八蛋！我结果了你！”

牛主任抱头大叫：“来人！来人！”

第 43 章 / 456

赵曙光的脸出现在铁条后，他哀求地：“求求你俩，放我出去！全村人等着我回去拿主意呢！人命关天的事，你俩要积德！”

民兵甲小声地说：“别听他的，心软不得。”

民兵乙犹豫地望望窗口。

民兵甲见他犹豫，提醒地：“我可警告你，谁心软谁犯错误！犯了错误，吃不了兜着走！你刚才还说，他把你后槽牙都扇松动了。”

民兵乙：“他这人不错。我给他几支烟。”他大步向小屋走去。

民兵乙走到窗口前，低声说：“别喊。什么也别说，先听我说。”他从兜里掏出烟和火柴，送进铁条内：“没几支了，拿着。”

赵曙光默默将烟和火柴接了过去。

民兵乙：“这几根铁条结实着呢，你就根本别打窗口的主意了。但也不是完全没法子出去，有人就出去过。你是聪明人，动动脑筋，啊？”说完，转身走了。

第 44 章 / 474

“小黄浦”和谢菲不由得从麦秸堆里站起来。

连长转身对齐勇生气地说：“再有人半夜三更到地里来，唯你是问！”

齐勇：“即使不表扬，也不至于发这么大火吧？”

连长：“表扬？表扬个屁！”

谢菲大声说：“我抗议！”

连长：“不许抗议！”

他转身训斥孙曼玲：“把你班里的人管严点儿！麦收期间，你给我睡到班里去！”接着又训斥赵天亮：“还有你，也给我睡到班里去，要不都别当班长了！”说完，便气呼呼地走了。

第 45 章 / 493

一个穿着体面、戴墨镜的女子走到桌前，拿起了笔。她似乎想写点什么，但犹豫片刻，又放下了笔。

那不是别人，正是吴敏。

她转身避开人多的地方，走到角落里，独自看画。一幅女知青的肖像画吸引了她的注意，她看了一会儿，一转身，发现了仍坐在一个角落里的沈力。沈力盘着腿，腿上放一本翻开的书，也在目光定定地望她。

吴敏急忙转身离开。沈力一跃而起，拿着书挡在她面前。

沈力语气肯定地说：“我知道你是谁。”

吴敏：“你认错人了。”她绕过沈力，无心再看画，匆匆而去。

沈力愣了愣，加快脚步跟了过去。

第 18 章

没有风。大雪便安然地，静静地飘落着。

哈尔滨郊区某墓园在雪中显得更加寂静。

齐勇站在弟弟的碑前。碑前放着一个苹果、一个梨和几块蛋糕上，落了薄薄的一层雪。

忽然，他听到背后穿着棉鞋踏在雪地上的吱吱声。

转身看去，见是“小地包”在墓碑间走来走去。

他边走边仔细辨认每块墓碑上的字，并没发现齐勇。

“小地包”退行着，一不小心，撞在齐勇身上。他转身看是齐勇，表情一时很不自然。

齐勇：“我以为这么大的雪，就我自己会来这种地方呢。”

“小地包”：“我也这么以为。”

“你为谁来？”

“为你弟。”

齐勇朝弟弟的碑一翘下巴：“就这儿，跟我弟说几句话吧。”

“小地包”：“好吗？”

齐勇点头。

“说什么呀？”

“随便。”

“小地包”凝视着碑，动了几下嘴唇才说出话来：“小弟，对不起。现在我说什么也是晚了。现在我和你哥成了好朋友……”

他看齐勇一眼，齐勇点一下头。

“小地包”脸上淌下泪来：“那现在，你也就是我弟了……弟呀，春节快到了，我给你寄过去些钱、粮票、布票……别记我家人的仇，啊？往后你那边如果缺什么，梦里跟我说也行……”

他蹲下，解开书包，从里面掏出些花花绿绿的纸，打算把它们点着时，却发现没带火柴。他抬头看齐勇。齐勇也在他身旁蹲下，拿过他手中那些纸，那是些画的钱、粮票、布票，而且面额都特大——人民币一万元、粮票一千斤、布票五百尺，还有肉票、豆类副食票。

齐勇：“你画的？”

“小地包”：“求人画的。画一张五分钱。本来在兵团时，想求沈力给画来着，那时我就决定了，如果探亲假批下来，一定到你弟的碑前来……”

齐勇打断他：“沈力画得肯定比这像。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你信这些？”

“有时候信，有时候不信，这时候，我挺信。”

齐勇默默掏出火柴，划着。“小地包”拢住火苗。齐勇将那些纸一张张地点燃，那些纸嘶嘶地烧了起来。

齐勇：“一下子寄过去这么多，也不知我弟在那边会不会遭到嫉妒，挨批斗。”

“小地包”：“不会吧，听说人到了那边，回想起这边做的一些错事、坏事，没有不后悔的。”

“但愿吧。”

二人烧完了纸，并肩离开墓园。雪花从天上静静落下来。

“小地包”：“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愿望……”

“讲。”

“那就是，希望有机会救你一命。”

齐勇：“你已经救过我一命了。”

“小地包”：“那次不算。那次究竟谁救谁，是说不清楚的事儿。”

“你就当是你救了我一命，不行吗？”

“我也常这么对自己说，可是不管事儿，那个愿望还是特别的强烈。”

齐勇站住，认真地瞪着“小地包”：“不许你以后再有那种愿望！”

齐勇用力搂了一下“小地包”的肩，二人又并肩向前走去。雪地上留下两行亲密的脚印……

呼啸的列车在黑夜中穿梭。

两节车厢连接处的过道里，赵天亮和周萍守着他们的大包小包并肩坐在地上。

赵天亮：“如果觉得这儿冷，咱们回座位上去。”

周萍：“不，坐这儿挺好。”

赵天亮：“坐这儿有什么好？”

“跟你说什么话，只有你能听到。”

赵天亮握住了周萍一只手。

一丝甜笑挂上周萍嘴角：“你要是想握我手，我就敢让你随便握着，不怕被别人看到。”

赵天亮不由得轻轻亲吻她的手背。

周萍：“要是坐在座位上，你不敢这样吧？”

赵天亮笑了一下，点头承认。

周萍吻赵天亮脸颊。

赵天亮看她，她眼睛亮亮的，幸福地微笑。

赵天亮：“关于咱俩的事儿，孙敬文给我出过一个主意。想不想听？”

周萍点头。

赵天亮：“他说，我还不如干脆把你娶到七连，那你就成了兵团战士的家属。还说咱俩的家要由我们男一班的知青亲自盖，要盖得高一点儿，开间大一点儿，还要亲自为咱俩围一块自留地。”

赵天亮又扭头看周萍，见周萍也正充满憧憬地注视着他。

周萍催促地：“说呀。”